

钱锺书手不释卷

杨 绛

锺书老爱说：“老去增年是减年。”当然，老人活一年少一年，但增减的总和既不得知，管它又减去多少呢！我只惊诧说：“我现在比我的爸爸妈妈都老了。”锺书惊诧说：“我比我的爷爷都老了。”

十多年前锺书气喘大病，输氧抢救了四五小时。病愈后医生切切叮嘱：不能再让他犯这病。但我却作不了主。前年初冬他喘病复发，而且还多次摔倒。微天之大幸，总算平安无事。锺书认为老人病后不能指望完全复元，所以对自己现在的健康情况很满意。我们感谢社科院领导的关注，我遵奉大夫嘱咐，为他谢客谢事，努力做“拦路狗”，讨得不少人的嫌厌，自己心上还直抱歉。偶有老友过访，总说：“啊呀，你们还这样成天忙啊？”其实哪里是“忙”，锺书只是“锺书”而已，新书到手忍不住翻阅一下。至于我，健忘症与年俱增，书随读随忘，“温故”如“新”，倒也“不亦乐乎”。

信札二通

钱锺书 钱锺韩

其一 钱锺书致钱锺韩 (1989 年 4 月 22 日)

文弟如握：得通电话，知尊体仍胜旅途劳累，甚慰。顷奉手书，欣悉已得摆脱“无官一身轻”，尤可贺也。兄畏开会如顽童之怕上学，最近中央讨论教育改革方案，亦召与闻，兄亦逃学，长此以往，终非善策，殆将学新丰折臂翁乎！季康近作，另挂号呈政。陈君似甚聪颖，然以我辈为研究资料，真所谓贤于博弈者。台湾《联合文学》今年新出版四月号《钱锺书专辑》中有英、日文有关目录，未及德、法、俄文中评论，去年西德 Arcadia 一文论《管锥编》者尤佳，香港已有人译。陈君所云 Hutters 一书，出版于十年前，闻已有张泉君译本，在排印中，张君曾来信请解答疑难也。草收即颂

俚祉

兄锺书敬上 杨绛同候 二十二日

陈君原书并奉缴

其二 钱锺韩致沉冰（1989 年 4 月 27 日）

陈斌同学：

你于去年 9 月曾来信谈到你参加“夏季学校”的情况，颇感兴趣，但因事多未能及时作复。你信中提到《钱锺书》的问题，当时他因病休养，故未转告。今春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，但仍请假缺席，我到北京开会亦未晤面。我将你的来信寄给他后，他复我一信（1989.4.22）。现将该信转送给你，作为纪念。

对该信中某些字句，说明如下：

“文弟”——这是我（钱锺韩）的小名。我们二人是堂兄弟，一直同住一宅，同班学习，故习惯以私名相称。

“无官一身轻”——指我在今年 4 月辞去“江苏省政协主席”一事。

“杨季康”——是钱锺书夫人的原名（她现用笔名“杨绛”）；

“近作”——指杨绛最近出版的小说《洗澡》。

〔参考光明日报（1989.4/16）采访记〕

“贤于博弈者”——见《论语》：“子曰 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兮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也矣！”——大意是：“下棋虽然无聊，但总比不动脑筋要好些。”

“陈君原书”——是指你去年 9 月给我的信。

你来信中问起的“钱锺毅”，是我的三弟。他是同济大学教授（桥梁工程专业），曾与杨振宁教授同期赴美留学。不幸已于今春 3 月逝世。

我家兄弟的事，在《瞭望》周刊 1987 年第 15 期上曾提到一些。文中的钱锺泰是最小的兄弟（比我小 24 岁），现任计量科

学院副院长，曾任全国人大代表（五届）和全国政协委员。

算来你今年就要在扬州中学毕业。不知你准备报考哪一类学科，哪一个高校？

此致
敬礼

钱锺韩 1989.4.27

琐忆钱锺书先生

—— 许景渊（劳陇）先生访谈录

沉 冰

与钱锺书的戚谊

沉冰：外间一般只知道您是钱锺书先生的 brother-in-law，能具体说说您与钱先生的戚谊吗？

许景渊：我与钱先生是无锡同乡，我的妻子钱锺元是钱基厚的女儿、钱锺韩的妹妹、钱锺书的堂妹，她已故去 20 多年了。但钱锺元从小跟从钱基博读书认字，所以同钱锺书一家比较亲近。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是在 1933 年，那时他刚大学毕业，我也刚刚订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钱先生自英国留学归来，在西南联大教书，我在昆明海关做事，每周都要去看钱先生，还向他学做诗。我的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》一文就提到过那段时光。那篇文章发表后钱先生不太高兴，但也没有责怪我，只教我以后不要把他的信随便给人发表。

甘于寂寞和爱国精神

沉冰：您与钱锺书先生相识一个甲子有余，对他的总体印象怎样？

许景渊：我只跟你谈两点。第一点是他的“甘于寂寞”。钱先生的“甘于寂寞”含义很深，并非是躲在书斋里面不出去，而是

指摆脱名利思想、一心一意去做学问。知识分子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不能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，而汲汲于名利。钱先生最伟大的著作《管锥编》就写于‘文化大革命’中最黑暗的期间，也是他最困苦、最寂寞的时候。只有抛弃一切个人名利思想，纯正地探讨学术真理，才能有此成就。自古以来，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甘于寂寞的，正如写《史记》的太史公、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。第二点是钱先生的爱国心。美国的夏志清力捧两个文学家：一个是钱锺书，一个是张爱玲。其实那是对钱先生的侮辱，二人绝不可以相提并论！张爱玲的品德很坏。

沉冰：您是指她后来嫁给了汪伪的“宣传部长”胡兰成？

许景渊：这等于是她自己也就做了汉奸。而钱先生在沦陷区却表现出了高风亮节，《围城》就写于上海的‘孤岛’时期。

沉冰：似乎研究‘围城’这两个字的含义的人，过多地拘泥于那一句法国成语（*forteresse assiegee*）和杨绛先生为电视连续剧《围城》所写的那一段‘题解’了，总是婚姻、职业、人生地大肆引申，却忘了就近取譬的道理，忽略了“围城”的现实含义。

许景渊：对，了解作者、知人论世确实对理解作品至关重要。钱先生《槐聚诗存》里有一首长诗——《剥啄行》，就表达了他抗拒敌伪胁迫的坚定意志。

沉冰：“如登彼岸惟有筏，中流敢舍求他材”、“要能达愿始身托，去取初非视安危”、“此身自断终不悔，七命七后徒相规”，这几句都写出了钱先生的决绝与果敢。

许景渊：他在牛棚里面受苦的时候，也毫不后悔当初没有去国外讲学的选择。钱先生的道德学问，真是“仰之弥高、钻之弥坚”，堪称“完人”。

学问与翻译理论

沉冰：谈完了钱锺书先生的品德，请您谈谈他的学问。

许景渊：关于他的学问，简直无从谈起，因为他知识之渊博不可测度，只能用‘高山仰止’来形容。《管锥编》其实是钱先生的读书笔记，大概全中国能看懂的没有几个人，我自己最多只看懂十分之一。我的专业是翻译与翻译理论，就说说钱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吧。钱先生论严复的‘信、达、雅’之说时，讲了一句话：“信必得意忘言”。这句话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讲过。此言既出，翻译理论方面的矛盾全部解决了。当年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理论之争，并没有解决问题。钱先生还有一句话：“本有非失不可者，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。”他的观点很明白：“言”与“意”不能统一，翻译要将意思翻出来，必须摆脱语言文字的束缚。西方翻译理论大师如奈达（Nida）、纽马克（Peter Newmark）等人所有的文章还不及钱先生的一句话。国内某位从法国留学归来、在大学担任翻译学博士导师的教授断章取义又会错了意，撰文批评，说‘得意’不可忘‘言’。我想写文章反驳，钱先生告诉我：“你千万不要跟他争。”有位诗坛名家，提倡“以顿（pause）代步（foot）”之说，我写了文章反驳，钱先生来信劝我“保重身体、少生闲气”。我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了林语堂的英文小说《朱门》，钱先生看后很高兴，来信称赞说：“语堂何幸，得此高手翻译，借体复活矣。”

钱锺书与家人

沉冰：《围城》里的许多人物形象都有其原型，钱先生有没有把您也写进小说里去？

许景渊：《围城》里的方遯翁有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和叔父

钱基厚的影子；我也未能幸免，成了这本书里的被讽刺对象。

沉冰 您是《围城》当中的哪一个人物？

许景渊 我也弄不清楚。以前杨绛先生写剧本《风絮》时，干脆把剧中的一个人命名为“景渊”。我深引以为荣也。

沉冰：钱先生对他父亲好像也时有不敬之词。

许景渊：钱基博用史记笔法的古文写了一本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钱锺书认为很荒谬，全世界的文学史都没有这样写法的。张謇称钱基博的古文是“江南第一”，风格是韩愈一路。钱锺书的文言则是“六朝体”。我觉得那是两类不同的文章，不能论其高下。不过，据我看，钱锺书的文章胜过了乃父，因为它更有文采。钱锺书的诗就更比他父亲好了，钱基博的诗是“台阁体”。钱锺书年轻时就与陈石遗互相唱和了，他家里挂的条幅，也是陈石遗所题赠的。钱先生非常喜欢诗词，我曾买了一册《沈祖棻创作选集》送给他，并认为集中的《早早诗》是千古绝唱，钱先生读后也很赞赏。不过，钱先生的弱点是不会填词，只能欣赏。

沉冰：能谈谈钱先生的女儿钱瑗吗？

许景渊：钱瑗也是学外文的，很了不起。她两次赴英国留学，都没有念学位。把知识学会了就回来，不追求虚名。后来她在北师大当博士生导师，但钱先生住院后，她还每天回家亲自做饭，送到北京医院给钱先生吃。其孝思之纯笃，我平生所仅见。

昆明岁月

沉冰：您在昆明和钱锺书先生相处甚久，能回忆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？

许景渊：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，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《春明外史》，我说没有，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

本书。

沉冰：钱先生最爱读的古典小说大概要算《西游记》了吧？

许景渊 对,杨绛先生则爱读《红楼梦》,两个人 taste 不一样。钱先生年轻时最爱看的电影是《人猿泰山》。

沉冰：钱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如何？

许景渊：钱先生庚款留英回来时,是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,教最高年级的 English Classics,学生们对他崇拜得不得了,有人走路都学钱锺书的走法。在昆明的时候,据他同室的顾良君说,钱先生不会开钟,领了工资,把钞票一张张地摊在桌子上点。

沉冰：当时,钱先生的工资和你的工资谁高？

许景渊：我在海关待遇可能稍好一些。因为我在海关工作,很多商人都来拍马屁,我和钱先生一道出去吃饭时,经常有人代我付账。说起海关,我又要告诉你一件趣事。钱先生到我们海关图书馆来看书,发现了英国著名女作家 Stella Benson 的书,一看还是她的亲笔签名本。他十分奇怪,说：“你们这里怎么会有 Stella Benson 的亲笔签名本呢？,原来,Stella Benson 当时就在昆明,她的丈夫在我们海关的税务司。海关的同事中没有一个知道她是位大作家,只觉得这位税务司太太沉默寡言,脾气很怪。

沉冰：你跟钱先生学做诗学得怎么样？

许景渊：在昆明时,不止我一个人跟钱先生学做诗。比如联大四年级学生周珏良,也跟他学做诗。我的诗做得不像样子,我有一次问钱先生“周珏良的诗做得如何？”钱先生说：“比你糟糕。”

其 它

许景渊：许多年以后，我碰见钱先生，背诵起他在昆明时写的诗。钱先生很高兴，说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我的诗。”便欣然写了一幅字送我。前几年，钱先生过 85 岁生日，我还写了一首诗祝寿，诗云：

槐绛大兄嫂八五双寿

瀛寰共说无双侶，^{〔注〕}

翰苑犹欣不老身。

粉竹金松长相护，

白头遥祝寿千春。

〔注〕：大兄嫂并辔驰骋国际文坛六十余春，白头双偕，齐眉并寿，实古今中外文苑所未有之盛事，故曰瀛寰无双也。

情牵携手到白头

——听杨绛谈钱锺书及家事

闵捷

笔者曾有幸造访钱锺书、杨绛夫妇在北京南沙沟的家。那时钱先生已经住院，杨绛女士坐在那个米色的帆布沙发里，忆起许多往事，那时的情景，至今想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
常以妙语惊人的中国著名作家钱锺书，12月19日以88岁高龄驾鹤西归，带着他的智慧和满腹经纶，告别了人世间这座重重叠叠的“围城”。

钱锺书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，只有二十几位亲友参加，包括钱先生的女婿、外孙、外孙女、学生和朋友。按照钱锺书的遗嘱，家人婉辞了花篮和挽联，甚至没有哀乐伴随。摒弃一切世俗套路，安安静静地离去，这正是钱锺书的风格。

在送别的最后一刻，与钱锺书相守六十余年、现已87岁的杨绛女士，执意要“再站两分钟”，她默默地站在那里，时光在那一刻仿佛凝住了，那一种想念，才叫刻骨铭心。

—

1997年12月，北京西城三里河，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，是国务院的“部长楼”和“高知楼”，钱锺书、杨绛夫妇就住在这里。

事先约好，登门拜访时，杨绛友善的笑容已迎候在那里。虽是初次见面，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。她当时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衫，棕绿色的马甲，灰白发随意梳拢，自然从容。眉宇间，当年的灵秀与超然脱俗依稀可见。她的手绵软而温情，却又是柔中有刚，几十年的风雨沧桑，尽在无语中淡出。

大约 20 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，布置得简朴自然，安逸舒适。采光最好的位置，放了两张书桌，桌上堆满了书稿，靠窗的一张，是杨绛的，背靠暖气的，属于钱锺书，自他 1994 年住进北京医院，这张书桌已闲置多时了；笔筒里放了七八支毛笔，旁边放着四方砚台。

沿墙皆是书柜，典籍林立，以外文原版书和《十三经》、《佩文韵府》等古文书籍居多，一对旧式沙发，米色的帆布面已洗得发白。看得出，这一对多年来在精神世界里漫游的老知识分子，对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如此的清心寡欲。而那一摞摞的书稿，分明在诉说着他们积年累月的默默耕耘。

据杨绛介绍，钱锺书 1993 年春动过一个大手术，去一肾，住了两个月医院。1994 年 8 月初再度住院，动了一个小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不料却引发了一场大病——肾功能急性衰竭，经抢救后做透析，两三个月后渐渐恢复。据医疗专家说，一般透析很容易产生依赖性，以致频率越来越快。但钱锺书是个例外。后来他的肾功能慢慢地完全正常了，不过大病之后身体还很虚弱。这一病，就拖了四年。

杨绛每天下午前去探望，并经常带些钱锺书爱吃的菜肴。这一对文坛伉俪多年来历尽风风雨雨，几经沧桑，而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，堪称典范。

二

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也经常到医院看望，但是，不幸的事接踵而来。1995年年底，她在爸爸的病房里忽然感到腰痛，以为是扭伤了背脊。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校方对她的健康非常关心，且非常负责。经学校保健单位安排，1996年1月，钱瑗住进北京西郊温泉的一所医院。后经北京几家权威医院专家会诊，确诊为肺癌扩散到腰椎。当时医院、学校和钱瑗的丈夫怕影响钱瑗的情绪，也不愿她的老父老母担忧，所以向他们三人封锁了病情。

钱瑗住的医院比较偏远，但她的床头有一部电话，每天可与妈妈通很久的电话。杨绛也经常前去探望，每天替父女二人传递消息。钱瑗情绪乐观，她的学生、朋友们也常去看她，她很开心。

杨绛是1996年年底才知道女儿的真实病情的，此后她多次去医院探望，母女俩默默相守，难舍难分。到1997年3月，钱瑗感觉嗜睡，她对前来探望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只想睡觉，睡着了真舒服，不要让人叫醒我。”

1998年3月4日，59岁的钱瑗在浓睡中安然辞世。

病中的钱锺书是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。杨绛开始每天找托词，但钱锺书虽然行动不便，思维依然清楚，他本是灵性很高的人，自然有所察觉。后来实在瞒不过了，杨绛想，告诉他是很残酷，但不告诉他更残酷。于是，她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，慢慢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钱锺书。

钱锺书与杨绛毕竟都是旷达之人，但是女儿去世对病中的钱锺书依然是个很大的打击。他一度心情沉重，但想到女儿没

有受什么痛苦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钱先生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家中，不想却成了一桩未了的心愿。

瘦弱的杨绛老人，在丈夫住院、女儿过世的双重压力下，坚强艰难地支撑着这个文学之家。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，有时甚至夜里两点钟才就寝。

三

中国的钱锺书研究始于 80 年代。1986 年，作家舒展写了《文化昆仑钱锺书——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锺书的一封信》，称钱锺书为“文化昆仑”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。1989 年，郑朝宗、周振甫、黄裳、傅璇琮、舒展、陆文虎等人，在北京酝酿创办《钱锺书研究》刊物，成立了《钱锺书研究》编委会。

钱锺书本人不提倡搞所谓“钱学”。他曾说：“不懂什么叫‘钱学’。”^①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层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又说：“生平寒士，冷板凳命运，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。”他自己“期期不愿与闻”也极力阻止别人研究，但劝阻无效，最后只好不置一词，任由别人去研究了。

对于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言，杨绛大不以为然。比如，有人在书中写到：“钱锺书说：‘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，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。’”这书上还说：“这话实在太伤感情了，随后两三年中，时常有人复述这两句伤感情的话。”据某一本书上说，这话是周某人说的，周某已去世。另一本书上又提到这句话，说周某是听到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。李赋宁是北京大学外文系的教授，还健在。有人问到他，李赋宁大吃一惊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说过这话，从来没听到钱先生说这话，我也绝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话。”李赋宁为此还写了正式声明。可是这种谣言

再三再四地传播，读者都信以为真。有的文章还根据此话说“钱锺书生性刻薄，得罪许多人，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了”。据杨绛说，实际上这种失实的报道多不胜数。

四

钱锺书 1910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，字默存，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。1935 年与杨绛结婚，携妻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，旅欧期间又与杨绛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。1938 年回国后，曾任西南联合大学、国立师范大学、暨南大学教授。解放后，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、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社科院副院长等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，文艺理论著作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、《七缀集》，以及中短篇小说和诗作若干，其文学成就在海内外影响深远。

目前，三联书店正在编辑出版《钱锺书集》（出版社消息说：明年可与读者见面）。杨绛在为该书所作的《代序》中写到：“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。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。他不开宗立派，不传授弟子，也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——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，号召能招来什么？《钱锺书集》不是他的一家言。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是他的读书心得，供会心的读者阅读赏析。他偶然听到入耳的称许，会惊喜又惊奇。《七缀集》文字比较明白易晓，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。他酷爱诗。我国的旧体诗之外，西洋德、意、英、法原文诗他熟读得真不少，诗的意境他是深有领会的。所以他评价自己的《诗存》只是恰如其分。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，都不大满意。尽管电视剧《围城》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，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。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，‘小时候干

的营生’会使他‘骇且笑’，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。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，而且，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。钱锺书常说自己是‘一束矛盾’。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，只不过同出钱锺书笔下而已。”

杨绛最后说：“钱锺书 60 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。但愿竭毕生精力，做做学问。60 年来，他就写了几本书。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。凭他自己说的‘志气不大’，《钱锺书集》只能是菲薄的奉献。但是，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”

听说杨绛近来身体很弱。我打电话到府上问候，她学生的学生田女士说，近来闻讯赶来探望的人很多，电话整天不断。而杨先生身体很弱，所以总是她代为接电话。钱先生故去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但还是给杨绛很大的打击，请关心体谅杨绛先生的朋友，等她情绪过一过再去探望。

我不禁想起杨绛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我和钱锺书都是豁达之人。”她在钱锺书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说过：“钱锺书得享 88 岁高龄，最后没有痛苦地去世，应该说是‘喜丧’。她老人家能如此豁达，对大家也是一个安慰，我们衷心地为她祝福。

石遗室论钱锺书诗

陈 衍

无锡钱子泉基博，学贯四部，著述等身。肆力古文词，于昌黎习之尤啖其馀而得其髓。其致吴稚晖一书〔《青鹤》第一卷第十期，1933年4月1日〕，不亚乐毅与燕惠王书。惟未见其为诗。哲嗣默存（锺书），年方弱冠，精英文，诗文尤斐然可观，家学自有渊源也。性强记，喜读余诗；尝寄以近作，遂得其报章云：“新诗高妙绝跻攀，欲和徒嗟笔力孱。自分不才当被弃，漫因多病颇相关。半年行脚三冬负，万卷撑肠一字艰。那得从公参句法，孤悬灯月订愚顽。”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，劝其多看书、少作诗也。《中秋夕作》云：“不堪无月又无人，兀坐伶仃形影神。忍更追欢圆断梦，好将修道忏前尘。杯盘草草酬佳节，鹅鸭喧喧聒比邻。诗与排愁终失计，车轮肠断步千巡。”又《秋抄杂诗》十四绝句，多缘情凄惋之作，警句如：“春阳歌曲秋声赋，光景无多又一年”；“巫山岂似神山远，青鸟殷勤枉探看”；“如此星辰如此月，与谁指点与谁看”；“判将壮悔题全集，尽许文章老更成”；“春带愁来秋带病，等闲白了少年头”。汤卿谋不可为，黄仲则尤不可为，故愿其多读少作也。